

穷大学生 创业发财记

——血战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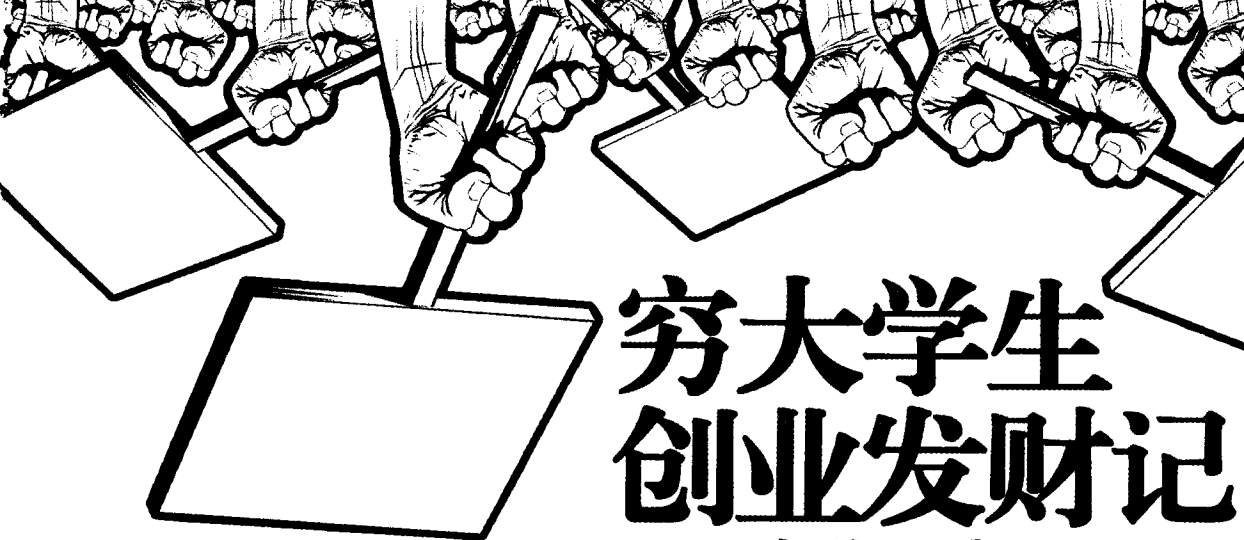
真实的创业经历；艰难的创业历程；成功的创业经验

雷坤强◎作品

Qiong Da Xue Sheng Chuang Ye Fa Cai Ji



北方文艺出版社



穷大学生 创业发财记

——血战到底

Qiong Da Xue Sheng Chuang Ye Fa Cai Ji

雷坤强◎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穷大学生创业发财记：血战到底 / 雷坤强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 6

ISBN 978 - 7 - 5317 - 2475 - 9

I. ①穷… II. ①雷…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9299 号

穷大学生创业发财记：血战到底

作 者 雷坤强

选题策划 有容文化

责任编辑 李庭军 陈颖杰

封面设计 刘 军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2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317 - 2475 - 9

目 录

第 1 章	(1)
第 2 章	(7)
第 3 章	(13)
第 4 章	(18)
第 5 章	(23)
第 6 章	(29)
第 7 章	(34)
第 8 章	(39)
第 9 章	(44)
第 10 章	(49)
第 11 章	(55)
第 12 章	(60)
第 13 章	(64)
第 14 章	(69)
第 15 章	(74)
第 16 章	(80)
第 17 章	(87)
第 18 章	(92)
第 19 章	(97)
第 20 章	(102)
第 21 章	(107)
第 22 章	(112)
第 23 章	(117)
第 24 章	(122)

第25章	(127)
第26章	(131)
第27章	(136)
第28章	(141)
第29章	(146)
第30章	(150)
第31章	(155)
第32章	(161)
第33章	(168)
第34章	(174)
第35章	(180)
第36章	(186)
第37章	(193)
第38章	(200)
第39章	(206)
第40章	(213)
第41章	(220)
第42章	(227)
第43章	(234)
第44章	(241)
第45章	(247)

第 1 章

2008 年 11 月 29 日上午，我还在蒙头大睡，李卓一个来电将我吵醒，语急气躁，仿佛有大事发生。我说：“有事你就明讲，老子春梦未尽，懒得跟你胡扯。”他一阵大笑，说：“你看今天的商报没有？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动荡成了全球关注热点。”我慵懒地翻了个身，说：“这事 9 月份就开始闹腾，我既不经商又不炒股，危机与我何干？”这厮又一阵大笑，说：“你娃死到临头嘴巴硬，过几天你才晓得锅儿是铁铸的。”闲扯一通，我已穿戴整齐，雁翎不在家，我只好自己煎荷包蛋。

扭了几下水龙头，水比细线粗不了多少。我一使劲儿，竟将水龙头活活折断，一股水流射我一身。这房子我租了两年，房东一直嚷着涨租，每次我都以三寸不烂之舌搪塞，说：“租高价不如租长期，咱们合作两年了，你该清楚我的性格，既不朝三暮四，又不攀权附贵，绝对是长期合作的主。”房东心地善良，被我说得心花怒放，还乐呵呵地散我烟抽。他这房子装修简单，电器过时，家具破旧，又居高层，怎么说也不值九百的月租价。上星期雁翎跟我说水龙头漏水，总有一天要“水漫金山”，责令我找修理工换换。我懒得答理，心想：总不能一辈子租房，迟早得搬出去，眼下过一天算一天吧。

吃完早餐已是十一点，窗外车水马龙，人声嘈杂，以往周末都有安排：睡大觉，玩游戏，听音乐，适当地打牌娱乐。可是念及李卓来电，内心竟然莫名恐慌，不知金融危机大浪何时高潮，对我等良民有

何影响。上个月公司开月度总结会，老板始终黑脸，说食品界两大客户临时取消合作意向，巨额广告投放计划暂缓。听那颓丧的口气，估摸不是暂缓，而是永无戏唱。翌日，公司新招的两名大学生被离奇解雇，这两人是公司吸纳的预备人才，遭此变故，众人欷歔不已。我想解雇裁员，暂时与我无关。生活变化无常，你太认真它便捉弄你，你顺势而为，它反倒与你紧紧相连。我在阳台上站立良久，抽完一支阳光娇子，蓦然想起昨天和雁翎的争吵，心下焦灼，便盘算这阳光明媚的下午该如何度过。思忖一阵，我打电话给李卓，说：“你下午有没有得事？”他说：“有锤子事，正想找人打牌。”我说：“你约杨伟，咱们‘血战到底’。”这厮欣然领命，牛烘烘地说：“今天不让你娃出血，老子名字倒着写！”

“血战到底”是成都人以三千年的麻将文化为根基，将成都人的闲散与幽默融会贯通，最终形成的独有玩法。通常情况是四人战争，掷骰子定方位，筒、条、万打缺一门即可叫牌，明杠乃刮风，暗杠曰下雨，自摸关多家，一炮可三响，直到最后两人分出胜负，才算打完一局。我认为成都人之所以休闲，一杯茶陪坐一下午，一生就像一个黄昏，归结于他们在血战现实中的临危不乱。这就像人人惯打的“血战到底”，不温不火、不快不慢的打法，铸就他们温和的性格。当庄家和牌休息，余者则继续酣战，谁都不认为自己是输家，谁都有力挽狂澜的机会。即便开局败阵，他们雄心依然，一手端茶一手砌牌，屁股纹丝不动，摆出运筹帷幄的姿态，在下一局一展拳脚。玩“血战到底”十来年，李卓是我的第一个徒弟。这厮当年初到成都，我说“血战到底”体现了成都的人文关怀和地理性格，这厮便两眼瞪得比鸡蛋还圆，硬逼我将他培训成麻将高手。李卓的麻将天赋不及杨伟，这厮性格暴躁，与“血战到底”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精髓背道而驰。杨伟摘下“大师”桂冠，只交了三十五元学费，李卓却花了大半年，输给我的零散钱，足够买三条精品娇子了。玩“血战”不分男女老少，只要坐着够得上牌桌，就可以陪亲戚朋友玩两把。小学毕业我就上“麻将”了，我学这玩意儿特别快。那时老妈无事可做，成天和邻里妇女

搓麻将，偶尔还带上毛线银针，要是先和牌就勾两针。苦战一个月，家里的菜钱不用愁，我的毛线背心也有了。第一次玩“血战”，坐我对家的堂姐手气忒背，一个下午输了三百块，心疼得眼泪哗哗的，那是她做茶楼服务生一个月的工资。老妈看不惯我手气硬，把把和“带勾”大满贯，逼着我交出所得战果，搞得我也眼泪哗哗的。从此老妈让我戒麻八年，她生怕我成了麻将大师，荒废学业一事无成。上大学后她管不着了，我们学校后面有一片林子，当地人在里边摆摊开设麻将馆，逢假逢闲我们都会去玩几把，坐在藤椅上慢悠悠地砌牌打牌，眨眼间就到了黄昏。

在春熙茶楼靠窗落座，这里居高临下，打望过街美女，养神养眼。由于三缺一，搓麻不够精彩，一致认为玩“斗地主”合适。我叫服务生送来一副扑克，麻利地洗牌发牌。依老规矩，前三把试手，第四把李卓发牌，“翻张牌”在我手上，我拿起一看，张张“电话号码”，当即将“地主”让给杨伟。这厮一声阴笑，对李卓说：“老子断你财路，你娃没机会了。”话毕使了一个“闷抓”。待杨伟抓起底牌，李卓脸色陡然下沉，大喊一声“倒”。李卓守尾，我估摸他手上有大小王，当即吼了声“贴起”。这时手机就响了，我一看是表姐，赶忙将牌往桌上一扣，摁下接听键，就听她问：“熊奇啊，在搓麻将还是泡妹妹？”表姐嫁往深圳十年，乡音一点未变。我提提嗓门，说道：“正和朋友在茶楼谈项目。表姐有空打电话，心情一定不错，股票涨了还是生意赚了？”话音刚落，她就在电话那头抽泣。我暗忖不妙，压低声音问：“你又和表姐夫吵架了？”“嗯，还不都为儿子。”

提及表姐夫，我是一肚子的气，说：“表姐你再哭，我非去深圳揍他一顿不可。”表姐转悲为喜，笑盈盈地说：“你这臭脾气呀，吹牛可以，干正事不行。”这话直击软肋，也是我的一块心病。毕业四年了，我先后涉足五六种职业，换了十多家公司，都做得不顺心。我不是无德无能，而因付出与回报成反比，总想自立门户，勃起还击，将现实毙于胯下。我起身找了个安静处，当即大倒苦水：“表姐你有所不知，这几年表弟时运差，找的平台又不好，更无启动资金，再加成

都生活节奏缓慢，奋斗激情早被床上激情取代，破罐子破摔呗，让现实给逼的。”表姐笑个不停，说：“我打算做服装代理，你愿不愿意帮我？”我两眼一亮：“帮，当然要帮，表姐投入多少？”“也不多，启动资金五十万。”我心下一阵窃喜，说：“你算找对人了，啥时回成都？咱姐弟俩坐下来谈谈。”“我订了机票再通知你，到时你把女朋友带上，来机场接我。”

合上手机，脑袋一阵激灵，接着又黯然无比。说什么“自立门户”，如今开擦鞋店都要几万，上周我去“老四”擦鞋店擦鞋，顺口问老板投资多少，他伸出三根油晃晃的手指：“起码三万，没现成铺子，至少五万。”我听得咋舌，皮鞋都没擦净就付钱走人。我现在月入三千，饿不死也富不了，总体消费复杂，月初是小财主，月底成大债户。此刻真让我飞往深圳和表姐夫掐架，我还没钱买打折机票。今天约李卓、杨伟喝茶，主要是避难，其次才是消遣。我又不得不想起雁翎，昨天逛商场，她看中一款春装，英文牌子，吊牌价 688 块。我一时手紧，犹豫了一下，她扔下衣服给了我半天脸色。晚饭虽由她亲手下厨，我却吃得很不开心，吃饭时看热播肥皂剧，剧情高潮是纨绔子弟送灰姑娘香车，雁翎看得尖声欢叫：“那女的好幸福哦。”我当即挖苦她：“你傍大款，运气好也能享受同等待遇。”战火由此点燃，碗筷抛撒一地不说，睡觉还不让我动手动脚。我憋了满肚子火，只好到洗手间冲凉降温，随后的折腾皆不顺手，我气得说她势利眼，她眼一横，收拾大包小包回了娘家。

走回座位，李卓色迷迷地问我：“哪个妹妹找你，骚吹半天还不开心？”我一本正经地说：“表姐要做投资。”这厮叹道：“金融危机当前，她还敢下海做生意？你表姐真乃神人！”杨伟接过话茬儿：“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简直不可救药。”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你娃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厮立马闭紧臭嘴，身子往沙发上一靠，笑得异常奸诈。李卓是我的大学室友，毕业那年传销成风，这厮被山东少妇蒙骗，借五百大洋，坐了三天火车去青岛。结果传销是假，做

性伴侣是真。李卓牺牲数万亿精子，在一个血色黄昏觅得契机，跳窗逃离淫窟。这厮回蓉干起直销勾当，倒买倒卖保健品，收入时高时低，富则桑拿按摩吹拉弹唱，穷则蜗居陋室游戏网聊。八年前的李卓想当画家，上帝却赋予他下半身思考的智商，满嘴蜂腰肥臀，三句不离“女人”二字。杨伟睡我下铺，大学四年老实憨厚。我们英语老师常着性感丝袜，她的课堂座无虚席，多数男生望穿丝袜口水横流，唯杨伟聚精会神埋首记笔记。命运仍未向他抛出橄榄枝，英语四级考试，这厮蒙了三次才勉强过关，翻译美梦付之东流。

坐定后玩了几把，把把捏“双王”，外带两“小二”。李卓揣了五百块，眼看要输光，威胁道：“你别张狂，赌场得意情场失意。”杨伟随即附和：“对头对头。”我说：“对头个锤子！”心想既然失意，今天不赢点小钱，怎么也说不过去。说话间轮到我做“地主”，瞄了瞄手上的牌：两大王、四小七、三老K。心下大喜，暴喝一声：“你俩惨了惨了。”正欲抓牌，手机又响了起来：

如果明天的路你不知往哪里走
就留在我身边做我老婆好不好
我不够宽阔的肩膀也会是你的温暖怀抱……

来电彩铃专为雁翎设置，叫《做我老婆好不好》。接起电话，她问我：“在做什么呢？”我说：“谈生意。”她冷笑一下，说：“我想出去走走，心情不太好。”我说：“你以为我心情好，吵架祸及双方，要不你出来，我陪你逛街。”“算了，你谈正事吧。”说完她一声不吭地把电话挂了。一场牌局下来，我上了五次厕所，盘点战果收获不小。我叫来服务生埋单，李卓一脸淫色，说：“你赢了五百二，不请客洗脚按摩，未免太不耿直。”念及家里的战火，急需扭转局势，我说：“改天吧，等雁翎高兴了，做顿大餐招待你们。”

从茶楼出来，街上春意盎然，成都粉子秋装换冬装，妖娆依旧，艳丽诱人。茶楼对面有家花店，我和店里的女老板挺熟。前年我在亿

科地产上班，办公室就在花店楼上，午休时分我常去她店里吹牛。那时刚和第二任女友分手，自恃有份不错的收入，本意却是想泡女老板。某日中午，我俩聊得正酣，一辆奔驰停在门前，下来一位暴牙秃顶的中年人，进店就朝她喊：“亲爱的乖乖，三月不见，哥哥简直想死你了！”我闻声而逃，再也没去过花店。后来她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你怎么不来店上了？我都有些不习惯了。”我笑道：“你有实力派情哥，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只好撤退让道，否则横尸街头，也不知是哪个王八羔子干的。”

走进花店，老板一眼认出了我。她没以前漂亮，即便脂粉满面，亦掩不住恶心的雀斑。她浅笑着迎了上来：“哟，越长越帅了。”我回以浅浅的一笑，走到一束玫瑰花前问她：“这花是咋卖的？”她怔了怔说：“你买去送给谁啊？”我说：“送女友，昨天吵得天翻地覆，买去讨她欢心。”她扭捏地说：“想不到你都恋爱了，这花收你成本价吧，八十。”我暗暗窃喜，心想当初你若投怀送抱，或许我也遇不见雁翎。付了花钱，看看天色不早，我对她说：“今天得安抚内患，有机会再来看你。”她显得异常失落，阴着脸送我到门外，顺手拦了辆出租车，说：“玫瑰花娇贵，别在公交车上挤坏了。”我满怀感激地钻进车子，回头看她挥手告别，顿觉鼻子酸酸的，便假装幸福地笑笑，说：“你回去吧，回去吧。”她点了点头，转身走回花店，我随即摸出手机，拨打雁翎的电话号码。话务提示：“对不起，你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第2章

回家看新闻联播，美国金融危机跻身国际要闻，我看得异常乏味，啪地关掉电视，冲进浴室洗了个热水澡。我身裹雁翎的粉色浴巾，薰衣草味隐约可嗅，蓦然想起她肤若凝脂的胴体，拿起手机又打她电话，话筒那头仍是话务提示。我心头一下就火了，这丫的，难道约会旧情人了？疑窦中翻出韩国毛片，塞一张进DVD，调低音量，躺在床上悠哉乐哉。该片我从猥琐的游贩手中购得，“首映”当晚，女主角一丝不挂，雁翎大惊失色，说：“她怎和我一模一样？”从此将毛片雪藏，专好肥皂剧，智商日渐低下。

床头柜上放了一摞房地产广告。汶川大地震后，成都房市低迷，十大开发商下调价格，四处散发传单：首付数万，月供数千。消费者却都不是吃素的，人人希望继续下跌，跌至免费送房为止，坐山观望者不计其数。李卓说经济不景气，消费者才成真正的上帝，我颇为赞同。每遇促销员散发传单，来者不拒，接在手里细细品读，购房欲望频频勃起。

上个月我算过一笔账，租房过日，月开销不下四位数。若是按揭，东凑西借，倒也能首付八万，购一套月供两千的小户型。老妈时常鼓励我，说房子是固定资产，辛苦二十年保准属于自己，死心塌地比媳妇还忠贞。老妈今年五十五，吃了半辈子苦，就没感受过房奴滋味。我心自有明镜，房子形同爱情枷锁，好比穿袜子洗脚、戴套子做爱，原本冰清玉洁，其实寡廉鲜耻。我今年二十有六，恋爱两次终不

得果，和雁翎同居一年，磕绊不多，相敬如宾，朋友都说我俩很有夫妻相。红尘滚滚俗世喧嚣，多少人面善心恶却能博得红颜芳心。我和雁翎相识，却始于偶然。

去年三月，成都像粉子一样柔软，龙泉湖水波旖旎，桃花沟花红蕊灿。十八号那天，我负责桃花节开幕式活动执行，节目表演高潮，不良人士台下起哄，发生罕见的踩踏事件。雁翎慕名观看开幕式，穿着一套粉裙，穿一双高跟鞋，在人群中异常显眼。死妮子娇躯羸弱，人潮一涌动就被掀翻在地。我第一个发现，怜香惜玉奋不顾身，大吼着冲进人群，做了一回英雄救美。雁翎躺了五天病床，我探望过两次，第一次买水果，病房里就她一人，人气冷淡；第二次我买康乃馨，陪她聊了一下午。那天的雁翎又哭又笑，搞得我束手无策。她问我为啥拼命救她，我说换作别人也会挺身而出。她一阵感动，说：“现在社会人心冷漠，你这种人还真少见。”

某些细节往往影响一生。

雁翎说起前男友，眼神空洞泪流满面。那鸟人行为不轨，偷雁翎私房钱花天酒地。我心头又酸又涩，忍不住怒骂：“狗日的龟儿子！”雁翎怔了怔，温婉地看着我，含情脉脉，搅醒我尘封多年的情愫。此后互通电话，每日早晚一次，讲述工作苦乐，倾诉生活甜酸。随即逢闲幽会，游逛宽窄巷子，品尝古镇美食。去年“五一”，盐市口人潮滔滔，我和雁翎在天桥晾晒，她突发奇想，问：“你敢不敢吻我？”我说：“吻了咋办？”她羞赧低头，说：“你好坏哦。”我激动不已，猛提虚劲，又献热吻又赋诗：

我们的成都

在斑驳的城墙下
我将胜地来历逐一说起
我像窄巷子里的一只狗

那柔和的——
是被你温婉引诱的眼神

这里偶有阴郁
雾憋红日露满枝头
我从清冽的早晨跑练归来
用微笑做好早餐，色诱
蜷缩的雁翎懒懒翻身

我在阳台种满花卉
一缸水草几尾鱼虾
当你闭目闻香
遐思尽处溢满江南水乡

郊外卖花的姑娘
只卖百合，你最爱的百合
她与炽热男子相熟
对俗世邂逅情痴癫迷
她想见你——
是什么娇柔醉了熊奇？

最灿的吻一定在街口
行车侧目路人鼓掌
侧目的兄弟低低祝福
鼓掌的姐妹默默艳羡

.....

A片看得腻歪，上网打发时光。QQ群不断弹出信息，某男谣言失业人员遍街游荡，某女戏称怡红院妓女也下岗。我心下惶惶，逐一

关掉群聊窗，却弹出两条私聊信息：一陌生女问我是不是成都人，平日寂不寂寞。另一条是李卓发的：熊宝器，生日快乐。我对生日素来麻木，朱门酒肉，费钱费神。我没答理李卓，给那陌生女发去挑逗表情，简短聊了几句，她就问我：“帅哥对一夜情有没有兴趣呀？”我猜这小姐不是妓女就是酒托，假惺惺奉上红玫瑰，她顿作羞涩状，后又装可怜，说她毕业不久，对成都人生地不熟，日后还望帅哥指点。这摆明是勾引寂寞男的拙劣伎俩，深入聊叙势必约会见面，变法敲诈钱财。我一边冷笑，一边东拉西扯，不知不觉已近午夜。雁翎打来电话，说：“前男友约我谈点事，今晚就不回了。”我怒不可遏：“你马上回成都，老子当你迷途知返；要是彻夜不归，咱俩恩断义绝。”她异常委屈：“熊奇别误会好不？我和他啥关系没得。”我冷冷道：“是你不忘旧情吧？”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点燃香烟，我伫立窗前越想越气。昨天老板突发慈悲，说：“‘雄起’啊，上周你加两天班，这周你就休息三天。”老板从小语文成绩就差，声调发音不准，“熊奇”他老念成“雄起”，搞得我哭笑不得。当时我就有两种想法，其一，星期天陪雁翎买丝瓜熬豆腐，滋阴补阳；其二，到洛带广东会馆吃伤心凉粉，让小米辣提提虚劲。眼下雁翎既不回电也不发短信，天色黯淡，哪还有班车回蓉，她到底想干什么？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我愤然掐灭烟头，弹向鬼魅夜空，目送它如流星般坠落。我想约李卓喝酒，仔细思忖又觉不妥。踌躇中倒想起李卓风流史，这厮像一条泥鳅在女人堆里滑来滑去，每段爱情遭遇滑铁卢，痛定之后感慨良多，最概括的一条，莫非“爱情风雨论”：“开头暴风骤雨，随后微风细雨，最后横飞唾雨。”

爱情成流水线，有时我也灰心，但正当壮年，不免对狂蜂浪蝶奸意横生。泰戈尔说，世界是虚幻的。我却想说，手机情话枕边耳语，比不上一次“晨勃”真实，更比不上陌生人的甜言蜜语。午夜人静，沉沉睡去，像一具被掏空的尸体。我在梦里问雁翎：“你向往纯粹的爱情吗？”她回答：“嗯。”我又问：“你的爱情保质期有多久？”她一脸天真：“从一而终，携手至老，但你不能死我前头。”我说：“为什

么？”她陡然变惆怅：“我不想承受失去你的痛苦，一人忍受孤单。”我顿时泪流满面，说：“你死我前面，我将更加悲伤。”她哇的一声大哭，我将她搂在怀里，眼睛又酸又疼，说：“到时咱俩一块死。”

春梦无痕，醒来腰下异常，习惯性按按，起身打她手机，依旧无法接通。我暗骂一句“操”，却又不知下一句骂什么好。雁翎最近行踪诡秘，半夜三更，常有莫名短信。我历来尊重他人隐私，闻听提示音响，也就随口问问谁的骚短信。她神色慌乱迅速删除，以地产商广告信息为由搪塞，反复几次，我就知道她有问题。穿好衣服，表姐打来电话，问我明天在自家庆祝生日还是进馆子逍遥。我说：“一人过，耳根清净。”表姐大笑不止，说：“你崽子又和女朋友吵架了吧？”我叹了一口气，说：“你别提这事还好，提及我就一肚子火。”她就安慰我：“古人成家立业，今人立业成家。等你有了事业，爱情水到渠成。”我默不作声，她又说：“星期三我来成都，猜猜给你买了啥？”我顿时来了兴致，问她是衣服还是手表，她说是瑞士浪琴。

翌日雁翎没敢回出租屋，打来电话说她在娘家待着。我一语不发，直接就把电话挂了。星期一，死妮子全身崭新，站我面前若无其事，问我衣服好不好看。我冷若寒冰，说：“你收拾东西滚，老子一刻也不想看到你。”她吓得瑟瑟发抖，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你真是不可理喻，简直和我认识的熊奇判若两人。”我愣立当场，或许是我猜忌过度，按道理她这是正常交往，何况他们是谈正事。我心头时软时硬，回忆跌宕起伏，脑子发热，想象她和前男友星星之火燎原，当即怒火中烧，说：“当你洗澡的浴池被人拉屎拉尿，你还会愉悦地在里面享受吗？”她气得面色发白，我想今天是我生日，岂能沾污黏秽？说：“既已如此，大家都冷静吧。”话毕拿上腰包就走，走到门口，雁翎号啕大哭，说：“这个社会谁还相信谁啊。”我心头一阵悸动，很想打道回府，献上前天购买的玫瑰化解矛盾。正犹豫不决，李卓来电催促，说已安排好饭局，就等我这个寿星出场。

我心一横，边问地点边冲下五楼。

成都交通四点以后就便秘，蜀都大道车满为患，坐公车挤成人干，打车更是妄想。以前并不拥堵，自去年地铁开修，主干道才闹肠梗塞。所幸成都人脾气温和，宠辱不惊，逆来顺受，性格又符合“盆地气候”，堵道上车流蠕动井然有序，无人怨声载道，现场一片和谐。我将手机从左耳换到右耳，说：“日你妈李卓，城市高潮迭起，水泄不通，把你的破奥拓开来接驾。”这厮狂笑不已，说：“你就步行吧，离你的住地又不远。”这厮太不耿直，我身强力壮，还没到靠步行锻炼身体的田地。见我骂他，他就扭扭捏捏，说奥拓发动机出了问题，正在汽修站接受修理。

破奥拓是李卓在红牌楼买的二手货，这厮去年直销保健品，在花园饭店搞了两场产品展示会，骗了不少老头老太的棺材本。我劝他做人要有良心，否则生孩子没屁眼，那些神奇药品，什么“擦一次返老还童，抹一次直耸云霄”，全蒙人的，比孙二娘还歹毒。每次听我贬损，他苦笑不答。这厮工科出身，总不觉得自己是行骗郎中，硬说保健品直销是合法行为，价格贵，卖的是附加值，好比妓女，生得沉鱼落雁叫价八百，满脸雀斑就只能当站街女，三五十元将自己贱卖。他买车那天请我当参谋，我虽拿了驾照，对汽车却一窍不通。成都人温文尔雅，表面上是男人“当家做主”，实际上由女人“垂帘听政”，相对全国其他城市，攀比风气不到西南风二级，生活消费节俭有序。几年前成都奥拓车满大街跑，荣居西南私家车最多的城市，后被网民诋毁，奥拓车主受人鄙夷，不如骑电瓶车有品位。其实我也讨厌这玩意儿，去年开老板的奔驰去机场接人，一辆白色奥拓跑得比悍马快，差点儿将奔驰车门刮花。我现在还是穷人，买奔驰是痴心妄想，可是念及日后出游，四轮的毕竟比两轮的跑得远，李卓有车了还可借来当废铁使用，便怂恿他买了一辆，八成新，一万二。

电话里一阵闲扯，李卓说吃饭地点在东门大桥老堂客火锅。